

根据同名谍战电视剧《黎明之前》改编



黎明之前

一步棋，一个网络。一支枪，一颗子弹。一封信，一串圈套。牵动神经的一个名字，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


黄珂 / 原著


史俊庭 / 改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48**年9月15日夜，上海国民政府中央情报第八局情报处处长齐佩林抓获了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秦佑天。秦佑天随即叛变，并表示要亲自向局长谭忠恕指认一名隐藏在第八局多年的中共卧底。当谭忠恕赶到时，发现秦佑天被杀，口供已被销毁，只留下部分残片，从残片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代号——“水手”，他的夙敌。“水手”到底在哪里？局里是否存在卧底，如果存在的话——会是谁？……

版权提供：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上架建议 © 小说

ISBN 978-7-303-11996-7



9 787303 119967 >

定价：29.00元



黎明之前

LIMING ZHIQIAN

黄珂/原著 史俊庭/改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之前 / 黄珂 原著, 史俊庭 改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303-11996-7

I. 黎… II. ①黄…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1147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5 mm × 230 mm

印张: 18

字数: 193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00元

策划编辑: 饶涛 责任编辑: 谢雯萍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毛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言

我的《黎明之前》

黄珂

一、缘起

《黎明之前》开始于一个梦。不是我的梦，是别人的。

做这个梦的人叫黄磊，是个演员、导演。他还是我的表哥（不是堂哥，同姓只是巧合），也是我作为编剧合作的第一位导演。我参与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似水年华》的剧本创作。

我是个侦探推理小说和间谍小说迷，早就想尝试这类突出情节和悬念的故事创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大约在2002年，电视剧《誓言无

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也启发了我——原来反特和间谍题材可以拍，而且居然可以拍得这么精彩，于是就一直寻思着写一个关于间谍的故事。

2003年春天，磊哥突然打电话邀我去乌镇会合，说有特别紧急的事商量，我就跟当时的搭档、我的同学葛杉直奔机场。结果赶上大雾，全部航班停飞，于是又改奔火车站……风风火火赶到乌镇，见面自然劈面就问“出什么事了”，回答竟是“我做了个梦”……豕突狼奔三千里地，就为了跟一个痴人聊一个怪梦！

这梦是一组人物关系：解放前夕，一个国民党情报局首领、一个中共地下党特工和一个在敌情报局中卧底多年的休眠者。梦中的争斗也许惊心动魄，但这痴人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惊醒时窗外正是黎明的光线，于是这梦还有了个名字——《黎明前的瞬间》（后改名为《黎明之前》）。

葛杉安慰我，梦中这“铁三角”的人物关系，足以构建一个精彩的故事了，让我抽点时间写写看。回北京后碰巧有空，我开始写这个梦。先给“铁三角”分别起了名字，他们就是谭忠恕、段海平和刘新杰。之后，周边的角色也大致一一就位，我写出了故事框架，现在大家看到的剧情大线索基本有了。

阴错阳差，这么一个基本有了的故事，一放就是两年。2005年，《暗算》出来了。我如痴如醉地看完，才恍然大悟——被高手抢了先机。我决定不做跟风的傻事，于是这故事又放了两年。

2007年，我们的制片人陶昆跟华录百纳的合作如火如荼。那时已拍出了大获成功的《双面胶》，正在启动后来也大获成功的《王贵与安娜》。我弱弱地问，能不能买一送一，于是，华录百纳的老板看了故事大纲。很快，《黎明之前》也启动了。

这时我想到梦的主人黄磊，他不仅是造梦者，公司接纳《黎明之前》也有他的功劳。我找了一瓶标有25年的Scottish Leader，去找他

换来了继续做这个梦的许可。这瓶酒到我手里之前，也是阴错阳差地在一个库房存放了11年，算起来正好与痴人同岁。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交易里面最划算的一笔。

二、诞生

确定了《黎明之前》项目并开始剧本写作的初期，我突然觉得华录百纳是一家很奇怪的公司。

首先，据以签约的故事大纲是一篇既无包装也不讲究格式的短文，内容仅包括全剧第一集的详述和最简略的情节脉络。我自己都觉得不正规，怎么就能被老板看得入眼？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是一拖再拖，交稿日期一改再改，以致最后干脆成了无期。公司上下好像也无人着急，就那么等着我慢慢磨。

后来在跟出品人刘德宏先生聊天时问起，当时从我那样简略的一个大纲，你看得《黎明之前》剧本现在的样子吗？他只用了秒杀一切的四个字回答：我看得。这四个字也解答了我的第二个疑问——他们后来对进度的无限忍耐，也应该是来自于这强大的信心。

尽管如此，我的一拖再拖还是带来了一个“杯具”——在剧本的初稿即将完成时，《潜伏》面世了。姜伟老师是我最佩服的编剧和导演之一。记得在校的最后两年，姜伟老师和张建栋老师这对编导搭档接连推出电视剧作品，出一部火一部。

果然，《潜伏》火透了，那是一团席卷全行业的烈火。

在我看来已有三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横亘在还未面世的《黎明之前》的前方：《誓言无声》《暗算》和《潜伏》。在那样的情形下，如果我是投资商，我不会选择挑战这样的对手，我一定会打退堂鼓。但华录百纳似乎对这样的压力毫无感觉。

导演刘江在《媳妇的美好时代》刚杀青时，就开始研读《黎明之前》的剧本，按部就班地筹划，选演员。将要开拍时，制片人罗立平先生

说,《黎明之前》将是一部可以和《潜伏》相提并论的作品,我听着只好笑笑,虽然也很享受这种勉励。

等到《黎明之前》真的开始被无数人拿来跟《潜伏》横比竖量的时候,心下反而惴惴,毕竟《潜伏》是那样的一座高峰。罗立平先生预言的“相提并论”已经实现了,在我看来观众的这种对比,本身就是对《黎明之前》的肯定。

话说回来,当初对“挑战”的种种情绪都只是情绪,作为作者,我对《黎明之前》的信心是百分之百。这信心来源于几个方面。

首先,来自于自己——我对剧本的含金量是有把握的。

其次,来自于公司——出品人和制片人那种淡定之下的跃跃欲试,真的很友爱。

再次,来自于刘导——在开始和他的碰撞之前,我研究过他的作品、他的主创班底、他的工作习惯……

最后,来自于演员——导演和制片方逐渐搭建起人物谱,随着那些名字和面孔出现在我眼前,我会跟自己神交已久的一个个剧中人去对应,这时我就有个感觉:成了。

三、见观众

终于,从地面轮映到上星播出,《黎明之前》见观众了。作品已完成,当然是任褒任贬,问心无愧的是自己已用尽全部心力。

说实话,播出后反响之强烈还是出乎意料。很多观众朋友津津有味地关注和推敲《黎明之前》剧中的细节,其细致程度让人惊叹。网友看完该剧之后引发的评论,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四、创作中和当下一些片断式的想法

1. 对历史的幻想

以前,在策划一部长年代剧时,有个同事说到一个概念:“对历史

的幻想。”我深以为然。

我们常常要找寻一个发生在久远年代的故事，要结识很多与自己时空相隔的人物。我认为，有依据的幻想，才是正确的方法。

在这样的体验中我总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说：“那个时候的人是怎样的，那个时候的事应该如何……”

在这样的体验中，我只能幻想。

这种“对历史的幻想”绝非孟浪，而是敬畏。

我认同的结论只有一种：“那个时候，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着，可能有这样的人生活过……”

2. 人物原型

《黎明之前》这部戏中的角色，无论主要次要，统统没有一一对应的真实人物原型。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综合了很多人的特点、性格和事迹。我不认为作者必须要参照某一个真实人物来创作，除非是传记类的作品。我也不认为作者有权力摁着某个历史人物当原型，这是个尊重的问题。

3. 真实、可信和虚构

人们常常说“真实可信”，说顺口了之后，这个词组显得无比自然。但是，仔细想想你会发现，“真实”与“可信”之间，不是总能画等号。

我认为，在文艺作品中找寻“真实”是南辕北辙，衡量文艺作品的标准，应该是“可信”。这种“可信”是建立在设定和假定性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是存在于作品自有的逻辑中的另一种真实。

我们在形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细节时，常用一个词“逼真”。我理解，逼真就是接近真实、迫近真实，但绝不能等同于真实。

我对于“虚构”，有这样的理解：虚构不仅仅是创作的手法，有时候它甚至是对创作的一种要求。虚构不仅是作者有权利使用的手法，

同时也是有义务遵守的条规。

这既是尊重真实，也是尊重创作。

4. 美剧

关于《黎明之前》有一种说法，“美剧本土化”。有人说这位“70后”编剧是个美剧迷，所以《黎明之前》具有美剧的味道。我知道这是褒奖，但还是想说说我的看法。

其实咱们很多人都是美剧迷，多到你不敢相信。“70后”“80后”不必说，“60后”“50后”“40后”中，也不在少数，只是很多人没有想起来。咱们看美剧，是从《加里森敢死队》开始的，想起来了吗？后来还有《斯蒂尔传奇》《蓝色月光》《成长的烦恼》《神探亨特》《侠胆雄狮》……曾几何时，各大译制片厂跟现在的字幕组一样给力。

其实我想说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部分观众看《黎明之前》时感觉到的“像美剧”，其实感受到的是一种标准。因为只要想象一下创作的状态就能知道，照着美剧写，是写不出美剧味道的——这种尝试不是没有人做过。

5. 一个故事

《黎明之前》是一个故事。它源自一个梦，用幻想补全。

它不是历史、不是现实、不是教科书、不是特工手册、不是科普读物、不是人际关系大全、不是职场秘籍、不是恋爱宝典、不是笑话集、不是心理分析指南、不是里程碑、不是奠基石、不是剃须刀、不是挖掘机、不是软炸里脊、不是清凉油……除了一个故事，它什么都不是。

可是作为一个故事，它很好看、很精彩，用来打发时间应该很不错。娱乐，就是娱乐。

“讲一个好故事”就是我的信仰，我一直尽力而为。

附：剧中人物姓名不完全揭秘

谭忠恕

来自《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谭国彬(谭忠恕上军校时的曾用名)：有一位亲族长辈，出身于宗教家庭，原名是按《圣经》中使徒来取的，叫“约翰”，抗战时瞒着家里参了军，自己改名为“国彬”。

刘新杰

我的一个同学，睡上铺的兄弟，湖南岳阳人。这名字真像当年的军校生自己起的。

齐佩林、卫克利

也是来自于亲族长辈，觉得人家名字好，直接用的。

边日南

这个名字来自于好友的同学，朝鲜族。边日南和“图们江”酒馆的设置，参考当年上海朝鲜人聚居区的情形。

毕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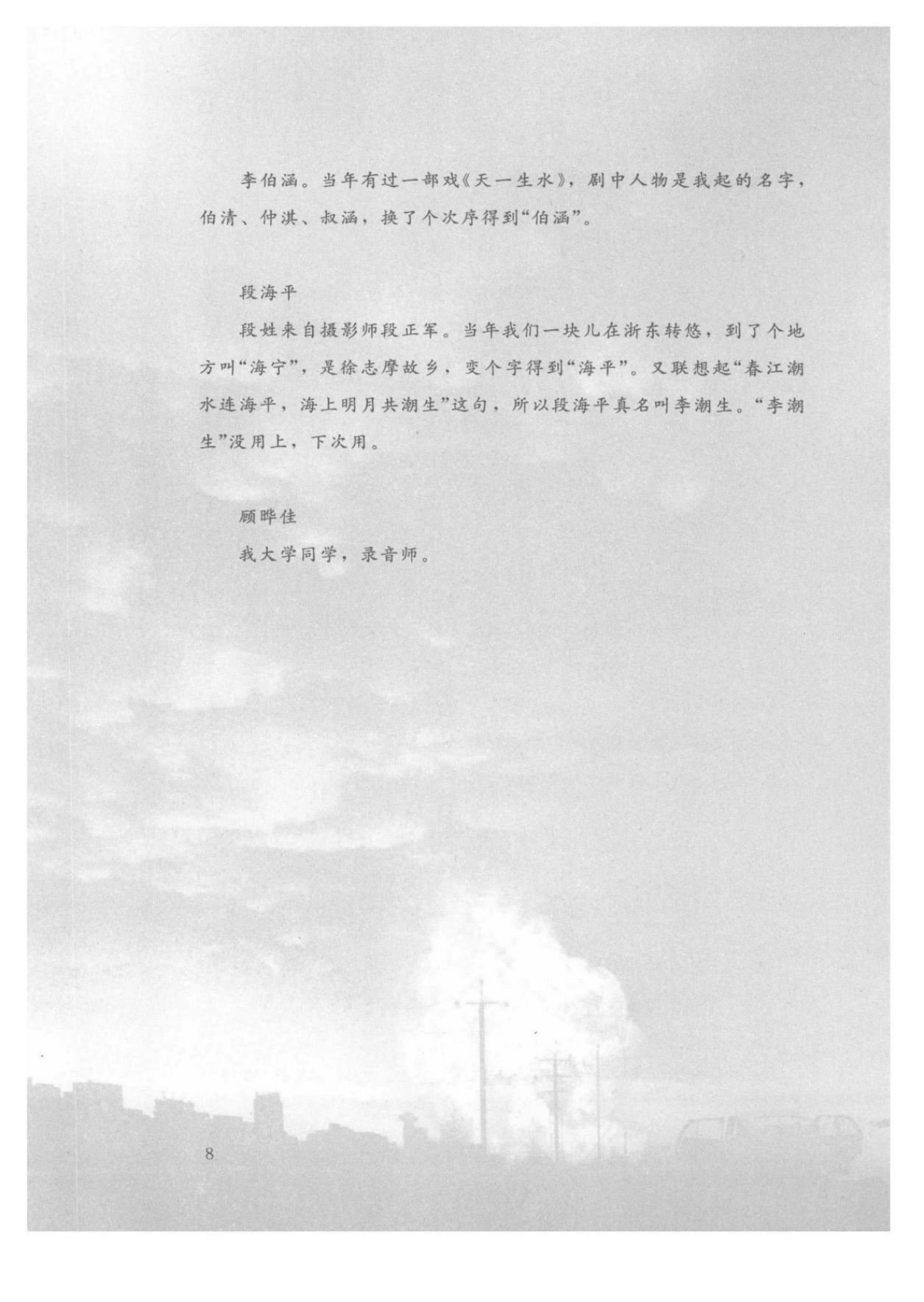
我的小学同学。

钱宇、孙大浦、李伯涵

这一串一块儿起的，“赵钱孙李”。没有赵。

钱宇是我大学同学，是个导演。

孙大浦来自于“鼎盛佳作”的剪辑师张大朴，正巧他也是《黎明之前》的剪辑。



李伯涵。当年有过一部戏《天一生水》，剧中人物是我起的名字，伯清、仲洪、叔涵，换了个次序得到“伯涵”。

段海平

段姓来自摄影师段正军。当年我们一块儿在浙东转悠，到了个地方叫“海宁”，是徐志摩故乡，变个字得到“海平”。又联想起“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句，所以段海平真名叫李潮生。“李潮生”没用上，下次用。

顾晔佳

我大学同学，录音师。

雨仍旧在下着，周围一片寂静！

轿车来到第八局的院内，情报处处长齐佩林早在那里准备迎接。只见他很麻利地过来打开车门，谭忠恕从车里钻了出来。二人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脚步急匆匆地沿着走廊往前走。跟在谭忠恕身后的齐佩林甚是兴奋，他兴冲冲地对一脸平静的谭忠恕说：“局长，这次抓了一条大鱼啊。”

谭忠恕仍旧在急匆匆地走着，甚至看都没看齐佩林一眼。齐佩林急着表功，继续急切地向谭忠恕汇报：“这条大鱼大有来头，名叫秦佑天，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交通员，代号C7。”

在军情第八局的办公室内，谭忠恕听完齐佩林的汇报，问犯人在哪里。齐佩林得意地说，羁押在和平饭店的顶层套房里。看着一脸自得的齐佩林，谭忠恕内心闪过一丝不安，赶紧问他保卫措施布置得如何。

齐佩林不会放过在这个节骨眼上表功，更加得意地向谭忠恕说：“您放心吧，保证滴水不漏。”

听着齐佩林有些自负的话语，谭忠恕心中闪过一丝不悦。他很了解这个家伙，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够让他惊喜，但又总是让他不能放心。每次他最愿意享受听到齐佩林第一时间汇报的惊喜。齐佩林总是能够在他最瞌睡的时候递过来一个枕头，但是却往往不能保证他能在这个枕头上一觉睡到天亮。

谭忠恕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扭头看了齐佩林一眼，轻描淡写地说：“那就好。”

刚才还得意洋洋的齐佩林此时似乎一下子察觉了自己的放肆，也想到了这个他跟随这么久的同龄人有着比自己更多的心思、更多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往往会让齐佩林经常性地摸不着头脑，可

是谭忠恕已经乐在其中。

一贯很聪明的齐佩林从谭忠恕的表情中觉察到刚才说话时的不妥，赶紧收敛了一下得意的神情，说：“关键是我抓到这个消息，任何人都不知道。”

谭忠恕貌似对齐佩林的这个做法有些满意，说了一个“好”字，继续问秦佑天都说了什么，他来上海是干什么的。齐佩林继续收敛着满腔得意，说：“目前他只交代了在上海接触的人，这些人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行动组的成员，为他安排行程和提供保护。”

“还有呢？”很显然，谭忠恕没有尽兴。齐佩林立刻满脸赔笑说：“其他的重要情报，他坚持要直接对您说。”

“到底是什么值钱货？”谭忠恕略有不满。

齐佩林赶紧汇报：“秦佑天答应可以指认一个人，一个打进军情第八局多年的中共卧底。”

这句话让谭忠恕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他猛的一愣，着急地问秦佑天的口供在哪里，齐佩林忙说在值班室。

“走，去值班室！”谭忠恕命令道。

军情第八局的值班室里，机要干事、潜伏在第八局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宇着急地打开一个铜药盒，取出里面的胶囊放在嘴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时间来想更多的事情。几年来，他谨慎地在这个地方待着，冥冥之中为的就是这一天，而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事情早晚是这样的。

钱宇神色紧张地俯身在办公桌前，手指颤抖着扯开密封的档案袋，将刚刚审讯记录的口供取出来。他的额头布满了密密的汗珠，努力做了两次深呼吸，然后掏出准备好的 Zippo 打火机，点着了口供。

谭忠恕和齐佩林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钱宇手里的火苗，一下子冲了上来。齐佩林一边喊着“卫兵”，一边抓住正在烧口供的钱宇。谭忠恕也没有闲着，他夺过钱宇手中还在燃烧的纸张，手忙脚乱地扑打着火焰。

听到命令的卫兵冲进了值班室，制伏了反抗的钱宇，反剪住他的双臂。

钱宇紧闭着嘴一言不发，平静地看着谭忠恕和齐佩林，深深吸气。谭忠恕猛地想到什么，急忙命令齐佩林和卫兵撬开钱宇的嘴。

然而，谭忠恕的话音还未落，就看见钱宇全身抽搐起来，眼珠向上翻。齐佩林见状，慌忙命令卫兵：“叫医生！”卫兵放开钱宇，开门跑出去，钱宇已经站立不稳，齐佩林无奈地将他放躺到地上。

谭忠恕走了过来，发现钱宇已停止抽搐，口鼻耳都流出了鲜血。谭忠恕很平静地俯身看了一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帕，很老练地蘸了一些钱宇嘴角的血液，闻了闻，站起身来，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没救了，是氰化钾。”

屋外的雨仍在下着，谭忠恕小心翼翼地把口供摊在桌子上，看着中间烧穿的大窟窿沉思。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平时话语不多、做事兢兢业业的秘书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件事，而这样的事情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他来说，简直就是要命。

这时，齐佩林满脸自责地走了过来。

谭忠恕抬头就问：“这份口供是关于什么的？”齐佩林说是秦佑天出入上海的过程和路线，里面应该有他说的那个中共行动小组的线索。谭忠恕看了看齐佩林，问他能否将内容复述一下，没想到齐佩林摇着头说，他没有亲自审问秦佑天。

谭忠恕诧异地问齐佩林原因。齐佩林一脸悔意地解释：“卧底的情况，秦佑天坚持要和局长您面谈，为了节约时间，我就赶紧向钱宇报告，然后留下审讯小组盘问细节。”

谭忠恕问口供是什么时候送到的，齐佩林说是在谭忠恕赶到的前几分钟。“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卧底竟然就是钱宇！”齐佩林的这句话刚一出口，谭忠恕就接过说：“今天的事不能全怪你，钱宇在我身边五年了，有我的责任。好在犯人还可以重审，这次我自己来吧。”

两人沉默了片刻，突然，谭忠恕说：“不对，现在还不能确定钱宇就是秦佑天所说的那个卧底，快给和平饭店打电话，叫他们马上把人押回来！”

齐佩林刚拿起话筒，谭忠恕忽然着急地改变了主意：“不要叫他们过来，路上已经不安全了。告诉他们要多加小心，等着咱们过去。”

雨还在下着，和平饭店的套房内，一名审讯员正坐在桌边翻看画报，瞟了一眼秦佑天。秦佑天则和衣躺在床上。套房外的走廊上，三名警卫坐在门口，胳膊底下夹着汤姆枪，无聊地把一个纸团踢来踢去。

突然，套房内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却无人接听。

谭忠恕的办公室里，齐佩林正举着听筒，听着一声声回铃，他困惑地挂断电话，又重新拨了过去。谭忠恕忙问怎么回事，齐佩林回答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听到这个回答，谭忠恕一边摇头一边命令：“已经出问题了，快派人过去！”

齐佩林起身走向门口，恰好门被敲响。他一把拉开门，一名内勤出现在门口。内勤报告说，刚收到消息，几分钟前和平饭店

有人开枪。听到是和平饭店有人开枪，齐佩林着急地问：“从哪儿来的消息？”内勤赶紧汇报：“枪声是从顶楼传来的，警察总署知道那是咱们局的长包房，所以就直接通知咱们了，还问要不要派人过去？”

齐佩林不敢擅自决断。谭忠恕闭了一下眼睛，果断地命令：“不，不要让别人插手。现在马上调集人手赶过去，控制现场。”

内勤应声“是”就转身离去。齐佩林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地看着一脸意外的谭忠恕。无奈，齐佩林只得马上去现场查看，却被谭忠叫住。谭忠恕递给他那份被烧过的口供，神情镇定地说：“我去和平饭店，你负责这个。叫技术人员清理复制，我回来要看。你留下盯着他们。从现在起，这份口供一秒钟也不能离开你的视线！”

和平饭店的走廊和房门口，不久前还闲来无事的三名特务已经尸体横陈，几个武装特务把守着楼梯和走廊，一个分析员在查看现场。谭忠恕走上楼梯，四下张望。分析员见到他，边叫着局长边迎了上来。

谭忠恕平静地应着，听分析员讲解情况。分析员指着其中的两名警卫分析道：“杀手是从主楼梯上来的，首先两枪击中两个没来得及反应的警卫，第三个警卫中了一枪，但是还能动，他取出藏在小腿处的一支点二二开了一枪，打在那边墙上。警察总署报信说听见的枪声就是这一枪。很快这个警卫就被击中眉心倒下，第四个人隔着门被击中心脏。”说完这些，分析员领着谭忠恕走到最里面，指着已经被击毙的叛徒秦佑天说：“他当时非常害怕，但是对长驱直入的杀手毫无反抗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杀手击毙。”